

畅销旧中国枭雄传奇《广州教父》姊妹篇

◎ 欧阳远毅 / 著

新

上海滩风云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欧阳远毅 / 著

第一部
上海教父

新上海滩风云

2Y
W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上海滩风云/欧阳远毅著. -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6. 12

ISBN 7-80105-509-8

I. 新… II. 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2639 号

新上海滩风云

欧阳远毅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向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350 千字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5000 册

ISBN7-80105-509-8/K·65

定价: 19.80 元



老大郑兆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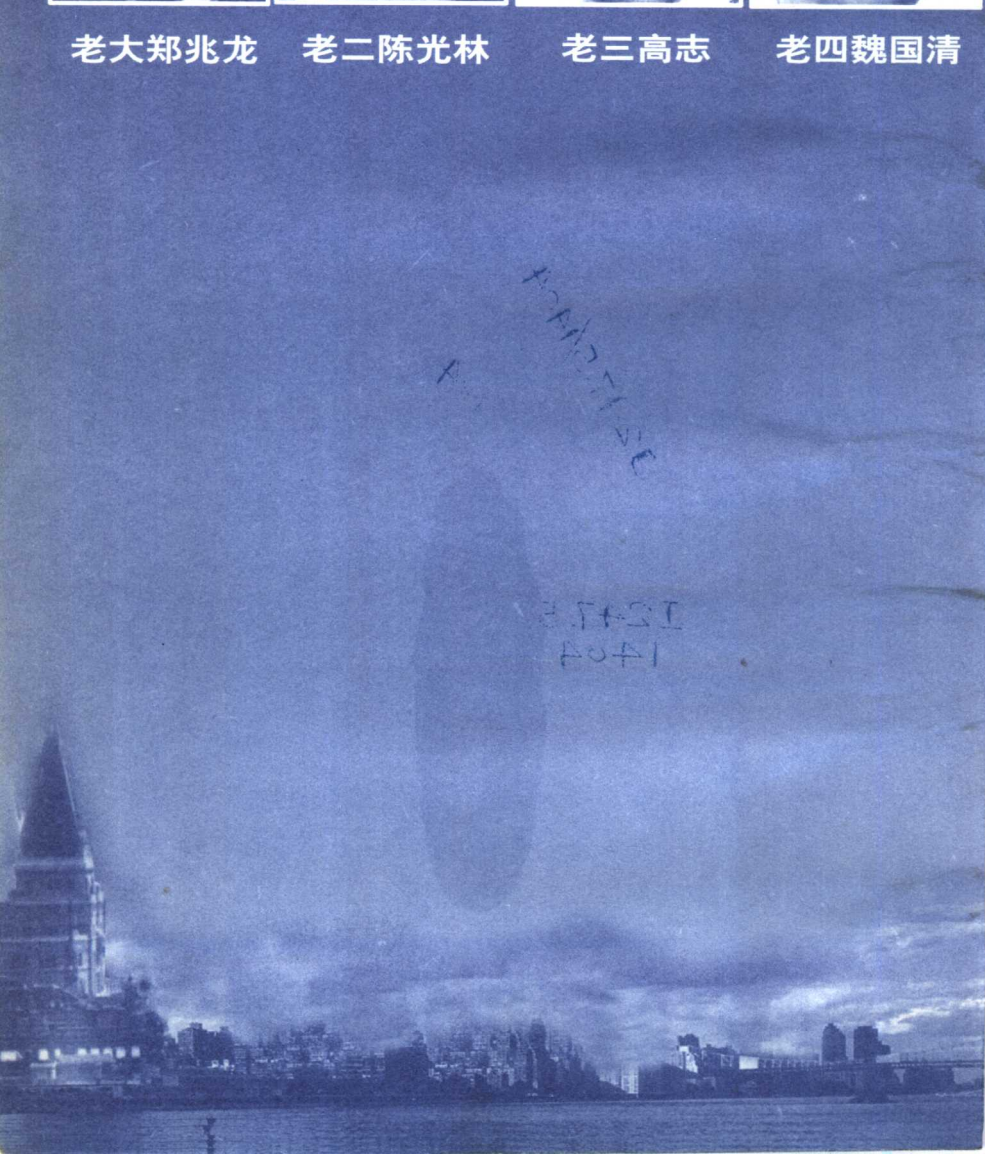
老二陈光林



老三高志



老四魏国清



新·上海滩风云

第一部 上海教父 1921-1937

欧阳远毅 著

第一卷 ① 孤龙血雨

第一章 流血吧！黄浦江 [1]

①我看见三个日本浪人正在凌辱两个中国妇女。我几次拔出了手枪，但都被陈光林阻拦了。

第二章 一命换一命 [29]

①人经过一次死里逃生后，对什么事都会产生新的看法，郑光龙此时就是这样。他本想死在海里一了百了，但是水漫进口腔的感觉的确不好受。

第三章 以杀止杀 [47]

◎郑兆龙的双手在她的身上抚摸着，充满了一种青春的气息。他拉着这个叫丽达的姑娘往百乐门的包间里走，他心理上是恐惧的，但他需要发泄。

第四章 牢狱之灾 [67]

◎她快速地向、前、左、右，从内向外旋转、左右轮换着踢着她修长、裸露的大腿……

第二卷◎暴虎怒涛

第五章 猛虎之遁 [87]

◎陈光林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拔枪就射。眨眼间，另外的一名杀手和李司特的保镖也分别中了弹。

第六章 一夜风流一世缘 [106]

◎他吻住她，吻她的额、嘴、鼻翼、眼睛、脖子。直到洋子发出呻吟。他们俩抱成一团……

第七章 龙虎大闹上海滩 [124]

◎杨刚才的肥肉在翠云身上徘徊，他心中人性的花朵差一点在物质文明的包间里开放，但恶魔终于在淫暴中结合在了一起。

第八章 在最阴暗的天空下 [122]

◎李玉香立即从腋下拉出一条粉绿丝巾替他擦拭，郑兆龙故作风骚，上下打量李玉香的粉面柳眉樱桃嘴，并顺势抓住了李玉香柔若无骨的小手。

第三卷◎龙虎之战

第九章 热血救国 [159]

◎他时常在黑夜中忽然跑到南京路上，在短吼长啸中想救国救民的方法，想得骨头发凉也没想出一个可取的方法，现在，他们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答案了：军火。

第十章 向青洪帮开火 [177]

◎他低下头看了看这位几年来自己既陌生又熟悉的女人，陈光林用手慢慢地摸着秦韵茹贵族似的光洁皮肤，然后把手伸向了她的神秘之处……

第十一章 兄弟与仇敌 [201]

◎当郑兆龙与女记者风里云里时，洋子无声地进了这栋别墅。她冷冷地看着他们的狂热扭曲、翻滚……

第十二章 情迷心更乱 [220]

◎当蒋介石从礼堂的大门迈着军人的方步，精神抖擞地出来时，从礼堂旁边一幢教学楼的窗口射出一串子弹，子弹呼啸而过，只差几厘米就命中他的脑袋。

第四卷◎万里搏杀

第十三章 一刀泯恩仇 [236]

◎命运真是捉弄人，当年结拜的“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月死”的四兄弟短短数年就四分五裂，各奔东西。如果从此不再相见倒好，如今却冤家路窄。

第十四章 枪杆子里面出“真理” [254]

◎郑兆龙握着尖刀迅猛地 will 刀尖戳进龟田的心脏。海涛吞没了龟田的嚎叫，涨潮的海浪洗净了海滩上的血痕，龟田的尸首也被抛进了鲨鱼的大嘴。

第十五章 刺客与情人 [271]

◎郑兆龙和陈光林带着这支队伍，成天奔忙在大上海，杀日寇，锄汉奸，杀奸商。他们的势力不断扩大，同时也深得人心，得到爱国民众的拥护。

第十六章 致命一击 [289]

◎坐在他身边的人全是才从国民党军事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正在做着当英雄的梦，绑架和暗杀在他们的心中是一种点缀青春的手段。

第五卷◎龙虎绝路

第十七章 追杀蒋介石 [300]

◎整个舞厅一片狼藉，男人的礼帽、皮鞋和女人的高跟鞋、假发套、手表、项链，还有玻璃碎片，一个女人躺在舞厅里，旗袍成了不规则的两大块，露出的红内裤从侧面撕断开来……

第十八章 借刀杀人之计 [317]

◎王彪连滚带爬地摸到轿车边，半跪着用力打开车门，陈光林急忙钻了进去，一颗疯狂的子弹打中神枪手的后脑勺，王彪用尽毕生力量将车门关上，子弹雨点般飞向黑色轿车。

第十九章 千古豪情千古恨 [335]

◎他看见冷薇时，冷薇静静地躺在那里，胸前一片血迹。她脸上凄美的微笑里含着一丝痛苦和悲愤，像一瓣鲜艳的玫瑰花瓣被摘落后又拧碎在地上。

第二十章 狂龙消逝于大野 [356]

◎“叭”的一声枪响，接着“叭”的又是一声似乎更近的枪响。秦韵茹的手枪落到了地上，他们的目光对视着，最后陈光林倒了下去。

第一章

流血吧！黄浦江

1

郑兆龙睁开了他模糊的眼睛。

虽然眼前的一切，无论他怎样努力也看不清楚，但他知道现在他躺着的地方是医院的病房，睡的床叫病床。

他头上缠着绷带，脸上蒙着白布，全身架在各种各样的医用架子上。他觉得自己像在阴间里。

从我们当代人的角度看，他像一个外星的囚徒。

一双疲倦的眼睛很隐蔽地从面部仅有的没有被绷带蒙住的缝隙中放出光来。他似乎想用这种内在的光亮照亮什么，但又什么也无法照亮。

他并不感到奇怪，因为能照亮世界的只有两样东西，一是来自太阳的光焰，二是人类心灵和现实的残暴。

他不由自主地在握紧双拳，但瞬间从左臂传来的剧痛就使他知道自己在刚才的拚斗中又一次身负重伤。

不过，他怎么也想不起拚斗场景了。

郑兆龙闭上了眼睛。

他的眼睛只是偶然在带有坚定感的眼皮蒙蔽下偶然眨一下。此刻，他全身多处传来的疼痛感使他对往事的认识和回忆更加清晰。

他努力想忆起负伤前他到底干了些什么，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这是一种逆向性的记忆丧失）。

不知不觉地，他进入了一种真实的梦境之中。

……

对的，好像是这样的，当时那些日本人把翠仙姑娘抱得很紧。

那些日本浪人很放得开，他们咧着嘴赤身裸体地把穿着大红袍子的妓女们拉到妓楼的内走道上，还说是要沐浴阳光。

那到底是……究竟是哪一年的事呢？

好像是 1921 年吧。

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已经是 5 年了。

那场血斗太残忍了。

但这……哦……那是怎样开始的呢？

好像……当时我与陈光林正为黄大奎看赌场，不对，我们怎么会去了妓院。

这件事我平日记得很清楚，现在为什么会记不起来了呢？

也许这次负伤会使我永远失去记忆。

不过，我还是认为这绝不可能。

我仿佛已经有三次听到过医生说我将永远失去记忆了，然而我对暴力和情感的记忆不是越来越好了吗？

对了，我与陈光林赶到妓院的时候，魏国清和高志正从纸窗孔里看着屋里的情形。

他们与我们都是为黄大奎看场子的，只是分工不同罢了。他们看妓院，我们看赌场。

我想高志与魏国清能看得如此入迷肯定是有有什么惊人或吸引人的东西正在对他们的眼珠子起作用。

我用食指在舌头凹处尽可能多地蘸了些唾液，轻轻地涂在窗纸上。第二次我又用食指和中指重复了相同的过程。

我的眼前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个良好的视野：一个连声音带画面的优良视野。

我看见三个日本浪人正在凌辱两个中国妇女。

当时我看见那些黑漆漆的“男式和服袍子”，心里就觉得不舒服，我很想把我眼里射出的光变成烈火，先把日本人水淋淋的家伙烧焦，再把……

我几次愤怒地拔出了手枪，但都被陈光林阻拦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陈光林为什么当时要阻拦我。

中间那个矮个的日本人，好像叫松本什么的。他用手拉着一位妓女在他的胸前乱摸，那里好像稀稀拉拉长了几根毛。这些毛可能是那个日本男人为了突出自己的雄性特征专门用当时美国人吉列发明的刮胡刀片蘸了浓度很高的盐水反复刮、反复刺激而成的。我清晰地记得他脸上连胡子也很少，怎么可能长出胸毛呢？他突然解开了自己的发髻，像一头披头散发的野兽把这个妓女压在床上。

旁边站着那个日本人边看边哭，我真不知道日本人的内在感情到底包括些什么内容。

他们都在嚎叫，很像是春天里狼的叫声。这种叫声我只在家乡与爷爷一起狩猎的时候听到过。而那时我来上海已经两个月了，十分想念家乡。只是在那个复杂的时代，我很不习惯看到日本人压在中国人身上。

我转过身来，听见楼下拉客的妓女们忙乱而放荡的语言，才从情绪回到了实现。

“这是妓院，不是什么‘特殊’的战场……”我想着这些，满脑子各种怪念头在乱跑。

我当时的确有一种现代文化人站在最残酷的古战场上面对一场殊死拚杀前的感觉。

“难道今晚我一定要做些什么吗？”

这个妓院是个二层楼的堂子，楼上四下挂着红色的小灯笼，还有许多粉红色为主调的春宫画。在当时的上海，这只是一个二流的妓院，妓女也主要是流落上海的乡下女子，以内地的农民姑娘和江西的女老嫖为多。

我从小跟爷爷习武，但直到那时还没有杀过人，我在想是不是我实现童年夙愿的机会就快来了。

小时候爷爷告诉过我说日本人是倭寇，他们矮小、萎靡。

我现在认为人与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头脑中的想法不一样，而每一个人，说到底，头脑中的思想和对世界形成的固定图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次偷窥对我终生的观念——特别是性观念的作用是具有毁灭性的（这种作用也许就是艺术中的三大欲望食、性、思对艺术接受者所起的作用）。

当时我看见那最后冲上来发泄兽欲的那个日本男人，忘我地搂紧偏瘦的那个已经厌倦了做爱的妓女，一双苍蝇般万恶的手充满了滴血的欲望，一对淫眼似乎已射穿了妓女的胸膛。他把眼泪揩了揩，他怎么会有眼泪呢？难道他在感激谁吗？

“你们在干什么，走开。”

我一转头就看见几个穿着黑袍子的日本浪人正气势汹汹地向我们狂吼。

为首的那个人一脚踢开了门，冲了进去，衣服也没脱就开始冲动起来。大概他们都喝了不少酒，不一会，里面的一位妓女两耳光打在其中一位的脸上。

4个日本人开始用迅猛的拳脚攻击那个妓女，另一个妓女拚命地叫救命。

我不知因为什么首先一脚踢开了门，那几个日本人一看见我，先是惊了一下，然后他们一齐冲了过来。

我一个翻身，脚踢在为首的那个矮个子脸上，接着暴雨般的拳头砸在另一个家伙的鼻梁上，我听见了一声骨骼的磨擦声。

这时，面带微笑的陈光林不知何时已站在我面前，当一位日本人正准备攻击他的时候，他手起刀落，那日本人的双手瞬间变成了摆锤。

那一刻，我觉得我从小习武没有白练。我拧住一个日本人的

头猛地一搓，并一松手，我旋转着缩了下去。突然我下意识地闪过几道刀光，定眼一看，才发现4个日本人每人手上拿着一把“军刀”。我知道这种刀，据说刀上有武士道的“元气”。而这时，我们身边也增加了高志和魏国清两位山东兄弟。

说真的，这时，我的心中有一种无法表达的喜悦，干脆说就是一种狂喜。当然也有一丝害怕，因为他们都拿着刀，而且他们其中有两个人全身赤裸，眼光凶残，另外两个穿着内裤和背心。我们对峙了半分钟，双方都把能镇住对方的眼光使了出来。但我当时的确想笑，因为我看见两个妓女躲在衣柜里面，她们一直想伺机逃出去。窗口和门口有至少十几个人在旁观，很显然这些围观者也作好了随时逃命的准备。

日本人突然同时向我们冲了过来，军刀的闪光向我们密集地奔了过来。我几个空中翻滚，只觉得耳边几声尖叫，刚一落地，便一个躺卧把一个扑上来的日本人蹬出了5米。我一个后翻刚闪到左面，那日本人的刀擦着我的左臂而过。

我飞起一脚踢飞了他的刀。一阵暴雨似的耳光把他掴成了精神的残废。接着我使出了“飞跃唐古拉山”的绝招，在跨过他头顶时两脚踢在他的下巴上。我也不知为什么，那次我意外地把我十几年没有做成功的动作竟做得天衣无缝。那日本浪人的头猛地向后摆了几下，断了气。我又躲过了另一把尖刀，我看见一个日本人正从背后用刀向魏国清砍去。

“叭”的一枪，我扣动了扳机，那个日本人当场毙命。我用枪转身对着另一个穿着内裤的日本人——这家伙显然也知道枪比刀厉害，不断地向后退着步子。

我用余光看见在我左则的陈光林正在向那地上的日本人的胸口一阵暴踩，那肋骨的断裂声仿佛已经深入了我内心的乡村。

陈光林嘴角挂着残酷的微笑，高志用山东话说道：“快叫爷爷，否则，老子……”

“……”那日本人软绵绵地说不出话来。

“你妈妈，……”高志刚要动脚。

一只殷红的手像尖刀一样刺进了日本人的胸膛，心脏的有机碎片被拉了出来。

高志惊呆了，惊魂未定的高志只觉得自己的眼前有一把日本军刀在做垂直的机械运动，而目标就是那脚下的日本人的头、面部……

我也随着陈光林用刀进行冲击的节奏扣动着扳机，一共五下之后，陈光林停了手，而我又射出了两枪。

那日本人把刀撑在地上，旋转着倒了下去。

我看着像红玫瑰一样的液体在地板上流动，心里一阵激动，这才叫真正的武术，真正的人生。

我下意识地又做了几个动作。

“快跑，快……”

不知谁叫了一声，我们4人立即向门外冲了出去。

那瞬间，我一定考虑过那两位妓女的安危。但开始跑动之后，一股脑儿涌入我脑海的是刚才那一地殷红的情景：

地上一团一团紫黑发亮的鲜血伴着魏国清、高志、陈光林和我的少量血花，呈现出异常的外星美。两个日本浪人手拉手躺在一起，一个没穿衣裤，一个仅穿着内衣和内裤。

他们已经死了，死在我和陈光林的枪下和刀下，无情的物质力量摧毁了他们的身体。

可能是由于我有点近视的缘故，我对稍远处斜卧与俯卧的两个日本人看不太清楚，就像我站在吴淞口却从来没有看见过日本列岛一样。

我那时下定决心，这是我最后一次杀人。

因为这一地殷红的痕迹仿佛预示着我未来的生命之旅，但从心里讲，一种民族自豪感正在我心里长大，慢慢变成了一种虚幻感。

陈光林哈哈大笑起来。

我发现胆子最小的魏国清正在小心地往屋外看。

高志看上去比动作前更加凶猛和阴险、狡诈。

当然，最“野蛮”的还是陈光林，即使他紧张地与两个高大威猛的山东大汉高志和魏国清站在一起，也显得杀气冲天。看上去陈光林更像是才从“水浒”中走出来的英雄。

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一瞬间，我觉得中华民族有希望了。“只要我们大家团结奋战……”但当时我的脑海的确很乱，这种时候对生命的担心胜过了其它的一切，好像我还觉得我是我们四人中最善良的。

我甚至有一点可怜日本人。

我从神思中飘了出来，听见陈光林用很浓重的“泚水大战似”的口音对我说：“兆龙，快走，下面有日本人。”在那一瞬间，我想，什么日本人，日本人不都被我杀光了吗？这一地殷红的美，不就是樱花在满缸的鲜血中泡了五天五夜的痕迹吗？

“你怎么了!!”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把我一下拽到了窗边。这下我才完全“醒过来”。

“你怎么了，兆龙！你想死啊！快走！”陈光林一把从我的腰里拔出了手枪，也正在这个拔枪的节骨眼上，楼下响起了“盒子炮”的爆响。

“你快走！快！”陈光林的声音听着像是兽王似的。

我从一根绳上一溜便到了楼底。

当陈光林刚一下楼，我与他正要跑，窗口就响起了枪声。

我一把抢下陈光林手上的“盒子枪”，两枪击毙了一个正要顺着绳子往下滑去的日本人。

又是两枪，两个日本人中的一个从窗口扑了出来，欲在空中夺我们的魂；另一个，一声充满人性的怪叫，扭着身子倒了下去。我记得很清楚是扭着身子下去的，如果要写新派侠盗话本的话，一定要用这个“扭”字。日本人就这点让我佩服。他们自己虽然没有什么，但他们就是有那种心理的勇气扭住最优秀的东西不放。唐代被他们扭过，现在的英国也被他们扭过。虽然这几年在上海滩上，我

与日本人也没有少过血斗，但他们的那股狼心，那种忍劲是令我在杀死他们的时候也不得不佩服的。

我一连几枪打过去，击断了绳子。

但一位眼睛又凸又大的日本人径直从花楼上跳了下来。

我用最后一发子弹击毙了他。

“郑……”

“兆龙！快走！”

我这才听见他们三人的吼声，转身飞奔而去。

那时的上海，哪儿有现在这么繁华。

转过几个草棚般的里弄后，我们就感到已经很安全了。这时我心里唯一的担心是：日本人如果真的追来了，他们有子弹而我们没有。

“几个日本杂种，敢跟阿龙斗，简直是吃了虎胆。”陈光林把头一扭一扭地说道。

“光林，别这么说，我看那几个日本人还真有股血性。如果我当时不小心，他们就已经取了我的性命。”我伸出左臂，让他们看被日本人的尖刀刺破、划伤的皮肤。

“这有什么，你这般身手，王母娘娘也会下凡来给你疗伤的。我相信正直、善良、勇敢的人是有好报的。”魏国清说完，把手一挥。

“我们兄弟今天有缘，不如来个桃园四结义。在上海，我等都是外省人。我们应该结为兄弟，今后也相互有个照顾。”

“对，国清说得好，如果我们不团结起来，不仅对付不了日本人而且肯定会被日本人吃掉。走！去喝上一杯。”

当时，陈光林不知有多高兴，他从小就对暴力情有独钟。在村里十有九次打架都是他一手引起的，现在看来，我小时候也“昧着良心”帮他打过不少的孩子，甚至大人。我当时就知道他想我们四人义结金兰的原因，主要是今后他惹了祸之后，有个依靠。

我记得，我们搭了一辆马车，踩着余晖来到了上海郊区的杏花